

# 在房間，痛苦與狂喜都是她的——安娜．瑪瑞亞．米庫「女人．鷹架」

典藏 [artouch.com/art-views/content-137324.html](http://artouch.com/art-views/content-137324.html)

2024年4月2日

「女人．鷹架」(Woman, Scaffolding) 是繼2021年後，睽違三年羅馬尼亞藝術家安娜．瑪瑞亞．米庫 (Ana Maria Micu) 再度於安卓藝術 (Mind Set Art Center) 舉辦個展，也是自2015年「凝視自我」作品發表後她第五度與安卓藝術合作，本次共展出20多幅米庫的最新創作。

安娜．瑪瑞亞．米庫 (Ana Maria Micu) ，1979年生於羅馬尼亞 (România) ，畢業於克盧日．納波卡藝術與設計大學 (University of Arts and Design in Cluj-Napoca) ，2011年作品入選第四屆莫斯科雙年展展出，目前定居博托沙尼 (Botoșani) 。



「女人．鷹架」(Woman, Scaffolding) 是繼2021年後，睽違三年羅馬尼亞藝術家安娜．瑪瑞亞．米庫 (Ana Maria Micu) 再度於安卓藝術 (Mind Set Art Center) 舉辦個展。(安卓藝術提供)

她擅長運用油畫、壁畫、素描、定格動畫和絹印等多種媒材進行創作。米庫的作品經常關注於個人內在性與空間外部性，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有機與無機生命。2019年「牆上的圖像」系列作品，受到工作和生活環境的啟發，她以油畫為媒材、照片為基底進行創作，主題圍繞室內場景和自畫像。2021年的「萬物皆適」則延續了她對自身及周遭環境的觀察，從長期獨處的自我中延伸出對無機體亦具生命的思考。在她的作品中時常可見透過凝視自我、獨處反思而成的連貫脈絡。



「女人·鷹架」 (Woman, Scaffolding) 展覽一隅。(圖： 安 卓 藝 術)

## 「女人·鷹架」

「一個女人從她那陰暗、平凡、被植物環繞的床上起來，努力的想抵達更高的地方。」

「女人·鷹架」命名帶有一層隱喻，來自於米庫曾看過的一部電影，1965年由英國導演卡洛·李 (Carol Reed) 執導的《痛苦與狂喜》(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將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繪製曠世鉅作《創世紀》的痛苦、糾結、狂熱與激情，重新揭示於眾人眼前。1508年，他被教宗儒略二世 (Julius II) 賦予繪製西斯汀禮拜堂 (Sistine Chapel) 天頂壁畫的重任。隨後的日子，他獨自一人在19公尺高的特製鷹架上，以「鬍子朝向天堂，腰已經穿進腹部」的姿勢 (註1)，蜷曲仰首四年之久，才終於完成《創世紀》(Genesis)。

多年來，這幅畫面逐漸醞釀為創作契機。在米庫的工作室兼住所中，她觀察到天花板是唯一一張尚仍空白的畫布。然而當實踐展開，她才發現自己「根本無法搭建高大的鷹架，只能依賴周圍的家具作為支撐。」，原本用作「生活」的家具，如桌、椅、櫃子，化為支撐她往上爬的「鷹架」。

當米庫坐在由家具層層疊起的「鷹架」上創作時，為觀眾勾勒出一條以藝術探索自我內外空間之路，也提供自身一個獨特視角思考創作的意義。在有限的生活空間裡，她意識到前人所擁有的創作經驗，無論是痛苦又或狂喜，既不能複製也無法彼此相通。從那時起，兩人的故事逐漸分道揚鑣。「我的創作與女性為伴，既不與米開朗基羅，也不與其他事物相關。」米庫如此描述。



《伸縮接頭。……接頭應該符合細節》，2022，油性炭筆、畫布，125 x 185 cm（攝影：章郡榕）

## 任何藝術都隱藏著動畫過程

「女人·鷹架」從想法化為創作，米庫足足構思了兩年之久，期間經歷了內心掙扎與不安。她回想「自第一天起就無法知道自己會怎麼做。」想法萌發之初，她依靠自己的直覺與本能做出決定，而隨著階段進展，整體概念則越發清晰。當空間既是工作室也是住所，房間內的「房間」——一個由幾片板材搭建的結構，便成了一個微型的避難所（Shelter），一個更微型的家，「比我的房間更加安全」米庫如此形容。



《投入在活動中，……回到整夜爬行》，2023，碳精條，畫布，150 x 175 cm（攝影：章郡榕）

而要進入創作狀態，意味著對抗舒適，離開安全的住所向外出走。因此，在《女人，鷹架 / 地板》(Woman, Scaffolding/Floor) 中可以看到，米庫嘗試在靜態繪畫裡逐步拆解自己緩緩爬出避難所 (Shelter) 的行動，而這個「微型的家」或許可以視為長期獨自於同一空間工作和生活的米庫，用以區隔生活與工作兩側的過渡空間。

關於離開避難所走入創作，米庫如此描述「我發現『向上』的動作至關重要。」通往創作的「向上」過程有幾個層次，她首先必須從地面的舒適位置出發，向上朝椅子移動，再爬上桌，接著以一個隨手可得的木箱作為踏板，往畫布——天花板靠近，而這一層層動作在一系列靜態繪畫中，從《女人，鷹架 / 地板》至《女人，鷹架 / 桌子》再到《女人，鷹架 / 天花板》呈現出了一種有序的動態感。



《女人，鷹架 / 地板》，2023，壓克力顏料、畫布，160 x 185 cm（安卓藝術提供）

米庫常獨自一人於無聲狀態下觀看自己的作品，她認為繪畫和其他藝術形式都蘊含著一種「動態性」，在創作過程中的動態流動，與完成後的靜態圖像同時並存。因此，她嘗試以「擦除動畫」（Erasure Animation）的手法捕捉創作當下。「我畫了動畫的第一幀畫面，接著畫第二幀、第三、第四幀，直到我不能再擦除為止。」，她表示「反覆擦除」是一種搜尋完美圖像的方法，直到作品達到很好的狀態。而擦除的行為與作品本身同等重要，這些曾經存在而後被抹去的痕跡，與做出決定的人物同樣鮮活。進而，米庫打造出了富有痕跡感與活力的作品，透過逐格畫面營造出一個完整的敘事系統。



「女人·鷹架」 (Woman, Scaffolding) 展覽一隅。(安卓藝術提供)

## 隱藏於日常的「流動」

回到生活這方，米庫對於隱藏於日常中的「流動」也有所覺察。自2015年開始，她在「凝視自我」系列作品探索了日常生活中的植物與花卉，它們成為了她的靈感來源。透過這些作品，她述說了植物所蘊含的特殊性，作為空間中沉默的見證者，以及它們的神秘主義或象徵意義。

這些植物沒有動作，也不會言語，僅僅存在於空間中，以一種肉眼難以感知的速度日漸生長。米庫談到在過去一些荷蘭時期大師所作的靜物畫中，植物往往脫離了作為活物的狀態，成為一旁蜜蜂、蝴蝶飛舞的對照，僅供欣賞之用。然而，她認為畫中展示的植物實際上應是「正在生長」的，因此更強調了植物本身在畫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們的生長挪動了陰影，果實熟成掉落，葉子的榮枯，無時無刻不停地以各樣姿態創造畫面。而她則捕捉隱藏於生活之中靜默的生命流動，將其投射在畫布上化為生機盎然的景象。



《無盡的生長。……相信疏通廢墟可獲得希望》，2023，壓克力顏料、畫布，78 x 118 cm（安卓藝術提供）

羅馬尼亞作為東歐土地面積最大的國家，米庫表示，長期以來在民間一直存在著將自然浪漫化的描繪，然而，這種對自然的浪漫想象與現實生活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落差，有時甚至令人感到無所適從，無論是應對廢棄物回收還是自然災害都尚未能付諸實踐，這也引發了她對於個體和自然關係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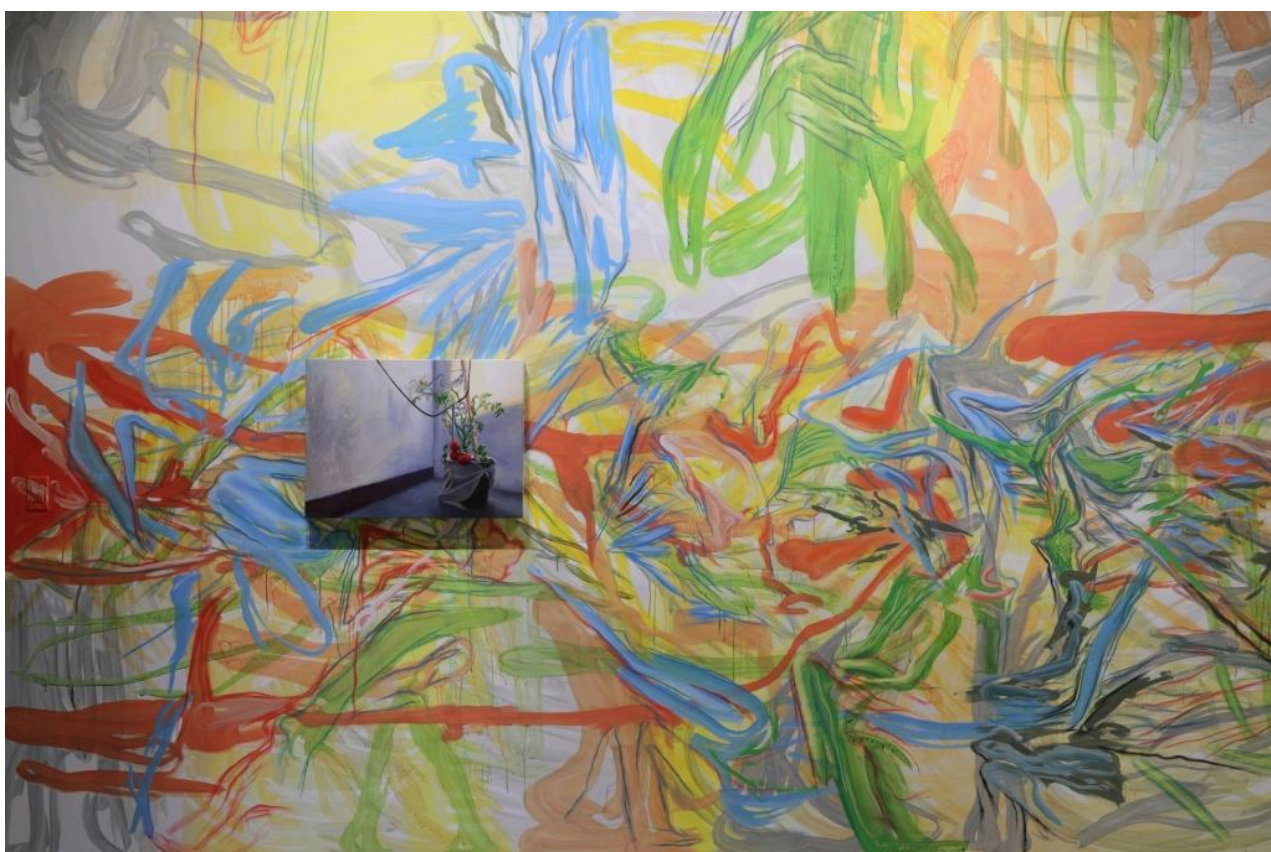




《拆除 ... 突出的日間形態》，2023，壓克力顏料、畫布，175 x 115 cm ( 安 卓 藝 術 提 供 )

「我在小作品（《秘密歷史關於……「自然蓬勃發展」》）周圍畫了一張壁畫，以此表現一個概念，一張圖像的呈現，可以超越其物理的局限。」

在這幾年間，米庫開始嘗試在現有條件下學習如何栽種，並在種植與食用之間取得平衡。從播下種子、開花結果再到化作殘渣堆肥的過程中蘊含許多細節，足以啟發她對於生態資源與人類需求平衡的深入思考，也有因植物的生命隨季節榮枯而帶來的詩意，都構成了米庫創作的一部分。同時她也嘗試著保持作品的開放，在主線敘事之下的每件作品，從油畫至壁畫都可視作一個自成一格的小系統，其概念能夠彼此連結、延伸展開，超越形式上的物理限制。



「女人·鷹架」(Woman, Scaffolding) 展覽一隅。( 安 卓 藝 術 提 供 )

## 進入系統的微小途徑

從2021年「萬物皆適」系列《在同儕之前……這人有》(in front of peers. ... This person has.)、《在你的沈默與喧囂……結果》(silence and noise in your own ... The result is,) 和《內心複雜……為了消滅》(Inner Complexity ... In order to reduce) 等作品，到本次「女人·鷹架」系列中，如《無盡的生長。……相信疏通廢墟可得到希望》

(endless growth. ... believing that hope can be dredged from ruin)、《賦予人性的。凱蒂……休息》(Personified. Katie ... rest,) 與《已知的佈置，……然後你繼續創作》

(AN EXISTING CONFIGURATION, ... YOU THEN CONTINUE CREATING)，在作品命名上，米庫經常使用標點符號連接詞彙或句子兩端，或在閱讀上製造一道空白、斷裂，嘗試以停頓引發觀者對於作品與概念進行思考。



《已知的佈置，……然後你繼續創作》，2023，碳精條、畫布，175 x 260 cm（圖：安卓藝術）

她表示，僅僅是一個字、一組詞往往也會衍生出多個歧義，概念則常在其中流動變化。因此，當她產生新的想法時，首先會將關鍵詞輸入搜索頁面，找出與該關鍵詞相關度最高的詞彙作為作品命名依據。名稱不僅是標籤，本身也是作品的一部分，而這種命名方式從而形成了米庫獨有的風格，也確保了其作在敘事系統中的一致性，並將觀者引導至作品背後更深層的意義和思考，或許也為觀者提供了一條理解其創作的路徑。



《賦予人性的。凱蒂……休息》，2023，壓克力顏料、畫布，175 x 260 cm（攝影：章郡榕）

## 女人．鷹架

展地 | 安卓藝術，臺北

展期 | 2024.03.16 – 04.27

參展藝術家 | 安娜．瑪瑞亞．米庫（Ana Maria Micu）

---

**註1** 米開朗基羅曾寫下一首十四行詩，描述自己在創作《創世紀》時的狀態。「我的肚子被推擠到下巴底下，我的鬍子朝向天堂，[...] 我的腰已經穿進我的腹部，我的腹部有如秤錘支撐全身重量。」威廉·華萊士，《米開朗基羅：雕塑·繪畫·建築作品全集》束光譯，北京大美術攝影出版社，2013年。頁21。